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唐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二十帝十六世內附武后二十一年共二百九十年

高祖神堯皇帝帝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暕七世孫祖虎仕焉魏賜姓大野氏

佐周代魏有功皆為父昭周世封唐公周代魏虎已卒追錄其功封唐公使兩翼帝生于長安

原留守會稽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因始封唐遂平羣雄而一天下

武德七年綱目于是年以諸將國已盡唯梁師都北附突厥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王之為遼東王帝以隋末戰士多没于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索高麗人在中國者

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又請頒歷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學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詔王公子第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

為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司農太府凡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為十四衛

衛武威及領軍各置三師太師太保太傅太少師太少保太少傅太少詹事及兩坊典書三寺更僕

率左右監門王公置府佐國官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

仕郎二十八階從一品至正四品六階從四品至從九品正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

品至從二品三階正三品至從九品從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上柱國九轉柱國十一轉柱國十轉

附七轉輕車都尉六轉上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騎都尉三轉飛騎尉二轉雲騎尉一轉武騎尉是也為勳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前已定租庸調法今 丁中之民謂十六 給田一項為疾減十之六寡妻要減七皆以什之

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每丁歲入租粟二石新唐志丁歲輸粟二石 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絁式文反絁布 新唐志

出絹二疋綾施二丈布加五之一一絁 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絁式文反絁布 新唐志

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絹十四兩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新唐志用入役日為絹二十尺 有事而

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

免凡民資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

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六月慶州即弘化郡唐仍為州注見前 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

民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

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驍三百置宮東諸坊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松使募壯士送

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京兆府有仁智宮武德七年置 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國世民又使郎將以

甲遣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河南新 勸其

貶損車服屏從者請上謝罪建成乃請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

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汝汝為太子吾不能效

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

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意復為營解于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

挺沖之 杜淹並流舊州郡注見前 文幹陷賓州西魏置隋大業中改北地郡唐仍為州今屬甘肅慶陽府 世民軍至其營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

高祖無卑謙泥士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戚任臣由是憂之

均田蓋仿井田遺意每丁各給一頃生齒繁行時地將何出且歲造計帳子奪給更從舊規耳宜乎法創不久尋即廢格也

釀禍誰執其咎哉

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故有之奈何為此以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頸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死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車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內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西魏置隋廢唐仍為州後改為鄆今州縣陝西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還時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遣于幽州元吉懼不敢出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我素王也今可汗能獨出與我聞若以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利不能測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世民曰王不須遣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相攻何無害大之情也利聞之疑突利今請爾臨時筋膠俱解吾刀樂厚利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而進突厥大驚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盟而去突利本始畢子名什鉢畢頗利立以為可汗使居東

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

萬年人檢校南甯州

注見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郡蜀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

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命檢校南甯州都督仁壽既受

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注見前周厯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

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

配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錦州

唐以同安郡置

都督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

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

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之耕牛至是資千戎狄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

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沁州唐以義州後周置今州隸山西韓州後周置今路安府

襄垣縣是餘等州張瑾與戰太谷晉縣今屬太谷府金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

近聞以國家兵糧虛費彥博不對虜遽之陰山見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返燧

乃得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炳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里開各祀社稷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開亦從相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賈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疏曰佛在西域言教路遠漢明書悉其假託使不孝訓毀而

求功德不憚科禁種犯憲章且生死大壽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生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誣

戎亂華主庸臣侯政虐詐枉羅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三記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

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三塗六道胡三省注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途言為惡者必墮此也又

地獄為六道神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喪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棄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釋太師謂佛以匹夫而抗天子不釋君親蕭瑀不生于空桑有

空桑中是為伊尹說見列子乃遭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

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

簞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罷而復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

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

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自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

秦王既自創業之功亦競守成之略唐高祖審度神器所歸有當草定大計顧乃優游不決坐致慘禍誠不得辭其咎若秦王英明特達而有唐之令主其於建成元

吉言無幸宛金
之道必致骨肉相
殘取議後世固其
謀之未藏匪獨遭
逢不幸也

其謀之未藏匪
元武門之事昔
人聚訟紛紛惟
聖祖御批斷以高祖
不能早定大計
優游致禍太宗
不能委蛇吉金
骨肉相殘固由
獨所遭之不幸
論書曰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高
祖既不早見及
此傳曰行一不
義聖人不為太
宗亦言能無深
疾斯言也哉

上封事言主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踴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
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惟豈府朝堂地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
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齡言建成元吉以

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鐵雖積金至斗知
公不移元吉乃謂敬德于上將投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謂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和節謂世民曰大王服貼羽衣
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管諸之于上而逐之長孫無忌與其舅高士廉清和王岳之孫將軍侯
君集水人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門下李靖及李世勣皆會突厥人塞建成薦元吉將

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蘭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晳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
秦王錢汝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
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

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
世民訪之府僚眾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
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于是世民
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于地下上
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竊和世

成召元吉之謀元吉曰宜勸兵不謂以觀形勢建
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
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帥將薛萬徹等帥眾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及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
極宮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為猶愈是不知太宗此言姑為遷延應之意耳然使建成嗣位則唐至不久而亡當與隋同報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手之基此許古者所以垂為太宗諱也至玄武門之失德雖且災戰之辨又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失在彼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

衛上謂裴叔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緣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以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執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眾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司馬氏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勢逼必不相容卿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逼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舊州皆以為

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字德珪太反幽州將軍王廓君殺之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

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

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

燕州刺史王洗計事欲除君廓以說代之君廓知之往見洗斬之持其首告眾曰李瑗與王洗同反汝何故從

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

者爭告捕以邀賞魏徵大夫王珪以謫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瑛者並不得告道者反生遺魏徵宣

意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幽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

左右已故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謂之善處人骨

肉之聞者哉

秋八月太子即位。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長孫后請書指

立妃長孫氏女之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

足為賢而辭讓

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嘗爵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

政一節識見卓

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城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三輔決錄云安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梁師都所部離叛。國浸

遠過之然以太

哀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注見前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

宗英明宜不知

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

與后議當罰哉

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囚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

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旗甲蔽野。頡利見執

失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

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

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實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

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補瑀諫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賊陛下。不許

臣之志。惟願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眾。伏兵繼其前。大軍蹙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

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鎗戈。唱以金帛。使既

得所欲。志必驕。驕然後養威。使驕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從。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前。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

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干律以兵刀至。御在所者。

古者即廟有事
則舉大射王所
自射則有虎侯

即元氣

卷五

唐高祖皇帝

上

後世積習盛安不獨珠於語成抑且甘於覆轍太宗手定隋亂初政即引衛平習射引謂深知體要尉臣吮吮無識甚矣
獲當其弱凡臨敵制勝者皆知之至我弱彼強總其乘而以彈反擊其弱實非前人所未發非精於用兵者不能虛觀古來名將毋以少勝多率視此為戒要太宗英武天將閱歷極多故能舉以示人耳
太宗實有視天下為一家之度故蓋人不必違官而宿衛不煩舊年以見王者無私其規模宏遠深得政要雖以房喬之賢且

統今使將卒習射疑萬一狂犬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此在也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

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實建德吞陝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

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

言秦府舊人未選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朕德于天下非所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

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等皆以甲乙丙丁為次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

殷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侍臣曰朕觀鴻臚寺太僕卿博士等知是竟歸而非然行事

其謀勇者竭其力竭帝時其後才職稱自致口論亮等之能言而身為樂尉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

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亦恐貽誤事嗣後朕此意微有上書請去微臣者上問候

未能觀測萬一
他無論矣
鑑誠縣而物來
畢然初不必豫
存妍媸之見而
萬象自無遁形
人君臨下亦猶
是也太宗不可
設詐待人比之
濁其源而求流
清實至當不易
之論然來久而
密使賂人致有
聚矩之練不宜
矛盾若此豈配
載者大實邪

故也秦始王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國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故營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至朕侍臣曰吾聞西域貢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是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受珠而不愛其身也夫受珠抵法與帝王狗彘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弑之有司門吏受編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而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杜正倫相州人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

立子承乾字明德為皇太子。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初上皇故彊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為王至是上問羣臣徧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其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臣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

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謂負欠官物而逃通者免追償也。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

天子國司之物非官而何物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

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至

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元素補州虞為侍御史。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

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非謬已多。下詔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善其言，擢為侍御使。

以張縉古人為大理丞。前幽州記室張縉古，上大寶歲，其署曰聖人受命拯溺亨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一人治天下，不以一人治天下，不以一人治天下。縉為大理丞，前幽州記室張縉古，上大寶歲，其署曰聖人受命拯溺亨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一人治天下，不以一人治天下，不以一人治天下。

太宗文武皇帝，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為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見之，高祖使人進之，不見乃殺其語為名。年十八，首勸高

祖起兵，初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元吉既薨，高祖立為太子，遂傳位焉。

紅貞觀元年，春正月，宣羣臣。上宣羣臣，秦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任，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

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謀官隨宰相入閣，太極殿東西議事，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謀官隨之，有失軌諫。更定律令。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設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賞陰，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

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

人之多詐，欲殺之，既而欲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

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

益。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長孫順德無忌族叔。

賜絹以愧禽獸，其事與漢文一。

報蓋太宗持欲保全順德用其

太宗因弓不辨
論弓材悟及政
理深得聖祖之
道去天下情變
萬狀豈能一一
曲盡其致或扭
於所習而忽不
加察者豈不少
笑向聞養正國
曾采其事竊諸
屏展於引伸臆
類之義益深有
取焉

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
 坊丹延會靈鹽夏綏銀豐勝等州河
 南
 宣
 德
 寧
 夏
 靈
 夏
 綏
 德
 銀
 州
 豐
 州
 勝
 州
 河
 南
 宣
 德
 寧
 夏
 靈
 夏
 綏
 德
 銀
 州
 豐
 州
 勝
 州
 河
 南

集鄂
壁金
巴達
通梁
開洋
隆利
果順
渠成
等扶
州文
隴右
領秦
疊峽
江沙
甘蘭
肅武
等永
州岷
原
淮南
領揚
光新
黃楚
安滁
申和
等壽
州廬
舒
江南
越領
衙潤
接常
括蘇
台湖
福建抗
建睦

崖振邕
樂南恭
融客字
南鋪南
扶越南
義交陵
峯藥羅
等州
靜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

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施君璋降。初。君璋數引突厥入寇。至是見諷討政圖。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

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政治者。豈階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延一世之人。意寢斯而良。及是病死。

險倭隱刺之亂數進忠策于上又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養者謂何及上皇議廢立德彛復誅止當時

長安
謝利無夫者乃德
舉列後事寢曲侍
繼史居厠近如好
狀品醇德愛官選
改其輕明曰終
唐昭宗末德京

人
蒲馬為左葉村。
切書相意。蔡有為。瑞茂陳。漢于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瑞為僕寺。房元齡主口海所用。

事亡流禹而見愈益禹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由是許焉會禹及東叔棄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以

唐太宗皇帝

顯師以惠民固朝廷之德意惟慮羣行未善澤不下究爾獨蠲其租賦則比戶均沾為愛民之定政

瑀為左僕射則與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封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取之或可以從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送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平之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

定州安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仁師至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數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聲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國臣豈能獨全如煬帝虐虐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國臣豈能獨全如煬帝虐虐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命吏部四時選集計有吏部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魏州觀城人奏四

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亦牒補官至是皆勒赴

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時闕中求責始分人于洛陽選上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

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字小常晉陵人不至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當面責李百藥字重規德林子常稱劉四難復

罵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長安人為侍御史前注見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

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意有同異殿中侍

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船上善其言厚賜之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璿還自突厥初突厥既羈款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漢延陀部回紇先曰袁純

至隋始稱回紇都播亦曰都波骨利幹居海北多濫葛亦曰多濫葛在薛延陀東同羅在薛延陀北僕固亦曰僕固在

姓張葛羅氏思結在延陀南斛薛處多濫葛北奚結處同羅北阿跌亦曰契必在薛延陀北白霄居僻處地等十五部皆居積

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璿使還言于上曰戎狄

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

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越二月春正月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省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

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因求遜位皇后又內為之請上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副六司尚書左右司郎中

聽於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赦天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矣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初突厥頡利可汗誘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由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突倂哀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嘗不惜古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其地爲夏州自唐會典起兵至元前夏州注見前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其地爲夏州自唐會典起兵至元前夏州注見前

六月相孝孫陽人 秦唐推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推樂孝孫以燕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老

六月相孝孫陽人 秦唐推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推樂孝孫以燕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老

古聲代唐雅樂八十四調律共成八十四調
三十一曲音也實用前代歌辭十一和
和雍和舒和太

古聲代唐雅樂八十四調律共成八十四調
三十一曲音也實用前代歌辭十一和
和雍和舒和太

永和宮樂曲之各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錫物以誨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抑殆巨祲之將亡作作信由

永和宮樂曲之各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錫物以誨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抑殆巨祲之將亡作作信由

陳之將亡竹王穆後反其聲不與聞者悲溢言詩次不有樂王曰悲喜有非曰樂也將亡之距耳

陳之將亡竹王穆後反其聲不與聞者悲溢言詩次不有樂王曰悲喜有非曰樂也將亡之距耳

我意古附舉由五五一由伯有為公妻之公主謂一妻每日祭子一人我之不聲言也

我意古附舉由五五一由伯有為公妻之公主謂一妻每日祭子一人我之不聲言也

[illegible][illegible]

一百九十五頁

一百九十五頁

以雅樂無異倫才

漢俗甚好祥瑞率

多傳會其事自欺

以欺人如區區謁

唐太宗拒廷臣之

請謂瑞在得賢則

卓然名論矣

太宗於民間疾

苦呼吸相通喜

敦施行殆無虛

日由其誠心愛

民故也若飛蝗

傷稼亦惟盡力

急為撲捕如詩

所云東昇其火

而己春以得災

近於師偽太宗

豈為之哉史臣

意在鋪揚盛德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上曰此見羣臣屢上祥瑞。大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克。百姓愁怨而多瑞。不

免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宣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

巢子殿殿柳上合散如勝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

出宮女三千餘人。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

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字韓良人。上以盧祖尚康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

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

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懷使梁還。除光州。注見長史不肯行。

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鄉者盧

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微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者回

卒亦為之。露威上嘗得佳鵲自贈之。望見微來。匿懷中。微奏事。故久請竟死。懷中嘗謂吉上家還

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真故。中微耳。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名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

憲。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

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

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

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書見當狗公忌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

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賄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上嘗謂

皇中卑賤文帝不許服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微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時之卒亡元但使會

三十果爾其連
留永老若又復
何限白居為詩
怨女三十放出
宮乃詞臣掄揚
蓋美之言唐史
不知其失實而
書之此不足以
美太宗而通足
以誣太宗耳何
可為訓

太宗懷德事帝
紀及魏假傳皆
無之司馬光解
通鑑蓋雜來李
延壽劉焯張文
業諸家之說適
足啟後世之疑
夫微固敢言者
果有其事何不
犯顏直諫而故
為此諛詞且微
奏事故人誰則
見之諫諍於焉
前後言於退食
微亦必不出此
至太宗雖喜延
接羣臣亦自有
堂廉之分微豈

風俗醇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為是邪非邪上曰假人而取其善何問此處江王瑛之故也瑛假其夫而納之建避食曰陛下以廢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假人而取其善何問為聖對曰昔齊桓公和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以廢棄其所言之溫旁博諒曰孝孫仲以無異于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進之臣竊以為不可上然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仲說耶謝莊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諍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卿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詔舉堪縣令者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曰此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兵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侯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開道冊拜夷男為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于大漠之鬱督軍山下在漢北今哈爾

起三年春正月耕藉東郊唐以為即都尉魏山後入回紇又謂之烏德山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雷諸部皆屬焉裴寂卒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靜州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昭平縣是將召還會平

二月以房元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上謂元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上嘗謂元齡等曰

諸葛亮處立李嚴于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所如是乎又高祖相隋公平讞治體諸之興亡繫賴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元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足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角國故唐世稱賢相推